

张天翼

现代小说经典丛书

华威先生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張天翼

華威先生

商金林 編

房里比先前又黑了些兒。地下磚頭縫里在冒著冷氣，老包兩只腳仿佛踏在冷水里。

老包把眼鏡放到那張條桌的抽屜里，嘴里小心地試探著說：「你已經留過兩次級，怎麼又……」

「他喜歡這樣！」包國維叫了起來。「什麼，留過兩次留級！」他要留！他高興留就留，我怎麼知道！」

外面一陣皮鞋響：「一聽就知道這是那位表少爺。」

包國維把眉毛揚著瞧著房門。表少爺像故意要表示他有雙硬底皮鞋，把步子很重地踏著，敲梆似地響著，一下下遠去。包國

維的小腿蕩得利害起來，那雙腳仿佛挺不服氣——它只穿著一雙膠底鞋。

老頭有許多話要跟包國維說，可是別人眼睛盯到了書上：別打斷他的用功。

包國維把頂著桌沿的膝頭放下去，接著又抬起來。他肚子裡慢慢念著《我見猶憐》，就是看到一個標點也得停頓一兩秒鐘。有時候他偷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华威先生 / 张天翼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09.1

(现代小说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3050-3

I. 华... II. 张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0874 号

书 名 华威先生

著 者 张天翼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责任校对 清 流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10 千

印 张 18.25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050-3
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三天半的梦	1
皮带	13
仇恨	29
团圆	46
脊背与奶子	63
包氏父子	87
笑	125
清明时节	141
畸人手记	200
谭九先生的工作	236
华威先生	257
『新生』	265

三天半的梦

韦：

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，停那么久。（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。）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“爱情影片”还无聊的。周围的黄色面孔，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，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。坐在对面的先生，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，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，首当其冲的鼻子，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。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，那你倒可以轻松点，不比在京奉路上，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：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。

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，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，一面抽着“哈德门”，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，高声地。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，连“噯，五香茶蛋”都大为减色了；口音是，我的天，一口杭州话！

杭州话，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。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，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，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，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。杭州确乎可憎，不知道你对它如何，我想，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。

“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，”记得你说过。“你的厌弃杭州，或

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。”

这话不能说它对,也不能说它不对。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家,因而连“打公馆”的地方都觉得可憎。……

谢谢老天爷,开车了:坐在车上,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。

打住,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。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,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。

如今到了K县。

妈的,真无聊。买来的一份《申报》,连广告都看完,直看到了“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阿……”。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。

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,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。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,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。

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:一样的好天气,天空中缀满着各式各样的浮云,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,天地都像一件补钉很多的衣;气候是一样的季节,人是一样的心境,所差者只是,一个去,一个来。

我想我这时的情形,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像: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。只是,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,我现在是空洞着,好像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,不是自己的主意,虽然是我到了S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。

而且还有一种心理,是怕:我的抽烟卷,和喝过分的酒,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,(什么事,你当然知道的。)我爹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。并不是怕责备,虽然像我爹那么的躁脾气,可是他不会,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,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: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,管不着,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

就吃住他——吃住。娘呢，她是个柔弱的羔羊，但她却会背着父亲，涕泣太息着劝我的：伙计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

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。他们是拚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，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，全用到儿子身上去，一面，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。至于儿子，儿子是，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。前年他从北京回来，才住上一个月多点，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，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X都去。父亲心里在愤怒，但他不发出来，临走的一天，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。娘也许哭过了，不过他未瞧见。

“长了翅膀就想飞。”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。

（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，居然能够接济老人，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）

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，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他们过一点像人的生活，不说舒服。F君——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——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：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，要仇视他们呢。而像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，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，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，才将要淌的泪极力忍住，我也不会有的，我是对任何事件不曾淌过什么泪水。

车动了……

笕桥。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。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。

这封信算写完了罢，“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十月二十

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。一进了家门，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，我疑心走错了。

再进两步——

父亲。

看见父亲了，他在看小说。

“爹！”

“啊！”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。悲哀，快乐，烦恼，欢喜，所有的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。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，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。

他的胡子白了许多，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。我下意识地笑着，我感到抱歉了。

爹张开两臂，我们抱了起来。

在抱的当中，他喊母亲：

“素，来看看，来了谁。”

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：因为背疼，坐不住，得常在床上躺躺的。

“我知道。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。”

出了父亲的怀抱，我到母亲房里，母亲坐在床上。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。

“爹妈还是一样的康健，一样地康健。爹的‘气色’还显得好了些。”

“真的么，”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。

其实，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，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。

这位老太太像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。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，但除此之外，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，这表情，我就说不出是什么，勉强要说，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，那败者的表情，也许像这个，但也不怎样像吧。

“似乎又长了些哩，”她说。

“还有得长么，二十几岁了？”

“但还是不改孩子气，”父亲插嘴，“还是抱，还是亲嘴。”

母亲听了这句话，甜蜜地微笑着。拥抱和亲嘴，我是和他们

干到了十几岁，父亲说过“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”的话，可是现在虽成“大人”，“长了翅膀”，还是一样。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，并不是故作，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，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。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？”爹说。

“我的来是很匆促的。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，到了S埠，那是礼拜日。到昨天就弄完了，看看还有空，便在今早上车了。”

为了点什么小事，当然是无述说的必要了。

“那你还没有吃饭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要吃什么呢，面还是饭？”母亲问。

“饭大概还有吧。”

“那就吃饭罢。”

“你要什么菜？”

“那你请了几天假了？”父亲又问。

“随便什么菜罢。请假？是的，请了一个礼拜。”

“那可以在家里玩四天，连今天。”

“李妈，少爷还没有吃饭，拿点开水泡饭，剥两个糟蛋罢，再买……”

仍然是那个老李妈，一辈子不开口而又忠实的李妈。她好像看见“少爷”的回来也觉得高兴似地。

所有的家具，半是我的故旧，我觉得我在X都的一年多，似乎只是一个梦。

于是我们开始谈“闲话”了。X都是我们从前住过的，父亲便很关切地问我近年X都的情况。我们又谈到在X都的所谓亲戚和同乡和朋友，谈到X都的气候和人物，谈到房子，谈到李妈，谈到……差不多将所能搜集的琐碎事物全都谈到了。从到家直到

我吃完饭，话还是源源地想了出来。母亲告诉我，家里的那只黑猫生了三个小的，我们将两个送给了彭家，大猫在上个月不知怎地不见了，如今只有一个小黄猫，黑猫的小姐。她又告诉我，姑母来杭州的时候，有一回上洋车没有上好，摔了一交，幸而不曾伤了什么。她还问我身上这套学生装做了几个钱。最后，父亲说，湖南来信，七叔快过六十岁，希望我能回去一趟。

“唔，我对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。”我说。

这所屋子的每间房，经了母亲的布置，都很洁净而整齐，但是厢房，却安不上这类的形容词。厢房虽斩齐地放着箱子，地上却陈列了无数的“仆坛”；还有是白兰地的瓶子，其余的酒瓶都给李妈了，母亲说白兰地的瓶子是很好的，所以整打的让它们站在箱架子下面。

“反正是厢房，所以烂东烂西全堆在这里了。”娘解释着。

“这自然不打紧，”我说。“其余都摆设得好极了，要是 X 都人见了，还当是大阔人住的哩。……厨房里还挂了这些腊肉腊鱼。”

“是洪璧送的。洪璧才可怜哩，她上个月……”

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不在房里了。

“爹呢？”

“没有出去吧，不知帽子可在家。”

我和母亲又谈着许多话。我和两位老人的谈话，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们：我在 X 都刚跑进那鸟中学，所谓同事们的面孔都令人难堪，后来由难堪的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，近来似乎和他们谈得上了，所谓谈，自然是敷衍，所以我想我如今许在下意识地敷衍着他们吧。但这是不相干的，管他儿子是真，是面子，只要做爹娘的实际上能得到点儿类乎安慰似的东西，便得了。

母亲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。

我说有时实在是忙，有时觉得无话可写。

“但是常寄信来，家里也好放心，”她和平地。“有时爹爹发气，说你不写信，叫人提心吊胆的。我说‘他一定没有什么事故，有什么事他倒要写信来了’。”

她只说信的事，不曾提到钱，提起钱我也许要脸红的。平均算来两三月寄一次，每次最多八十元。他们是怎样维持下去的，我简直不曾想到要问一声。他们给我的信，永远不曾问我要过钱，有几次，父亲信上说：母亲是神经衰弱，见家里钱快用完，一急，便泻肚了，我便筹点钱寄去。

这回我挑战地说：

“钱呢，我钱寄得少，爹爹也发气不？”

“倒不。只是姑母那次到杭州来，问你可常寄钱回来。我说，自己赚的，他自己不用几个，还有什么乐趣呢。”

我似乎感到内疚：我的生活是比他们好得多了。但我解释着：

“学校里老不按时发薪，今天十块明天五块地发，叫人不好预算，零钱是到手就花去的，所以就无从寄。并且还做了几件衣。”

“这自然难怪的，”她道。“我是只怕你看见家里要钱，又筹不着，因此着急，所以从不问你要钱。”

“家里每月大概有多少用度？”

“拚命地省，五十块钱够了。”

“我没有寄钱的一向呢？”

“借是还借得动的。有几回人家请爹写对子，送个十来块钱，但他的钱总是买了书了。这一向……”

父亲回来了。

父亲是到隔壁一家酒店里去叫酒的，还叫了几色菜。这些酒菜，我想我来出钱，但是——

“已经给过钱了，”他得意地笑着。

“喂！”儿子似很客气地。

“又给他酒喝！”母亲却笑着埋怨。

父亲自己爱喝酒，所以不怎样禁我，只要不过分地喝。只有烟，两位老人都极不高兴我抽，我在下车时便将两盒烟卷深深地关在背心的口袋里了。

摒绝了烟，在我是办不到的事，虽然没有所谓瘾。为要免得他们着急，我也得在他们跟前装作戒绝了的样子。

我爹是个性子躁，而又好心肠的人，有时显得孩子气。母亲是什么事都忍耐着，一切的怒气和烦恼，全闷在心里发作。他们都是弱者。对儿子的不满，他老人家只背地里怒得直跳，但两秒钟后，又立刻平静了下来。她老人家只是低泣。总之，他们是可怜透的。

凭良心说，我的所谓家里是比较地有趣味，我在家的时候，所谓家庭间是显得很融洽。

伙计，我想到了。为了人道，我是应当安慰他们。他们的欲望并不大，他们的全部的要求，只不过是儿子给予的安慰。……

已十一点，爹催我睡。累了一天，我也该休息了。

二十一夜

韦：

人所以为万物之灵，只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矛盾的动物。人身上，一定还有生理学家所未发现的一种神经，叫矛盾神经。如今的人的对所谓家庭的态度，全是矛盾神经的作用吧。

要不是做爹娘的太爱我们了，我们定得轻松得多，而且完全自由了。如今他们却造了一所感情的监狱，拘禁着我们。但在我个人是不会被禁的，至多为了怜悯他们之故，跑去敷衍一下而已，——我说敷衍！现在我们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，伙计，

我们还应该履行我们那句话：赎出我们的身子。出一点相当的代价，买回自由。我可不像你那样，“啊，感情是无从拿东西赎的，”我呢，只要他们安闲，便可以卸我的所谓责任：他们有儿女还不如没有儿女轻松哩，我说。

家庭所有的东西是，琐碎，细腻，平淡。刚到家的时候，是将它们咀嚼出了一种异趣，不能说美，也不能说丑，好像吃惯了花生糖，忽然吃着杏仁松子之类似地换了口味。但到家的第二天，对它便感到异样地厌倦了。

人，终于是人。是无法可想的。

到家的第二天，我请他们游湖，昨天请他们逛灵隐。这样使他们有一点胜利似的笑容，才不至于使我感到十分的歉意。只要用着儿子的钱，无论怎样用法，他们总得在觉着得到了安慰而外，还有若干虚荣的快乐：他们的儿子是在哄孩子似地哄着他们。

这两天逛西湖逛腻了，它（似应作她）虽美，但显得小气。

我说：“西湖只是秀丽，哪及得 X 都的雄壮伟大。”

老人对我的话不赞一词，他们也许知道我又厌弃杭州了吧，杭州确是浅薄透顶了的，我走着三元坊之类的街道时，几乎使我喘不过气来。要久住在这里我定得死。但是还有得救的，我明天就得回 X 都去了，一想到这我便感到小学生于大考终了，就得放寒假时似的快活，虽然 X 都之浅薄更甚于杭州。

明天要走了，我像人们将回故乡似地感到了一种什么，（这“什么”，我可想不出它是什么。）在最后一顿晚餐时，我便到隔壁去叫了两斤所谓花雕和几色菜。又想要偿还前天父亲叫酒菜的钱，便悄悄地放一张五元票子在母亲桌上。

“桌上的五块钱是你的么？”娘问父亲。

“不是啊。”

“可是你的？”又问我。

“唔？唔。”

“收起来罢。”

答应着，但我并不动。

晚饭是一餐快活的晚饭。他们是忘记了一切，忘记了过去的苦恼，忘记了明天的分离，只有欢笑和琐谈，掩住着他们的多愁的心。

饭后我和父亲交换着说笑话。在这之中，即使是句并不可笑的话，母亲却也骄傲似地笑着。

匆匆的三天半。明日我依然将我空洞的心带回 X 都去。

钟打十点。

明日赶早车，今夜得早点睡。

廿三夜

韦：

又是 X 都！

三天半，那个三天半简直是个梦：梦中不见得怎样快乐，梦醒后也不见得怎样惆怅。什么都没有，我的心只像枯井似地空洞着。

那天早晨的走，我一直不曾看娘的脸，我怕她淌泪。

爹说：“我送你。”

我劝阻住他了。

“这里的五块钱收起来呀，”母亲说。

“唔，放在这里好了。”

“这是付的旅馆钱。”父亲笑着。

“旅馆钱？”——“旅馆？那就旅馆罢。……”

他们送我到门口。他们再三叮嘱我要多写信。

“没有话写，可以写明信片，好叫人放心。”娘说。

父亲问：“你到S埠耽搁不呢？”

“我想不。”

“那不要坐夜车么？”

“你别常骑马，就是骑也莫太跑快了，”老太太说。“吴三哥不是从马上跌下来，跌断了骨头么？”

“不一定要坐夜车吧，下午那班车是可以赶得上的。”又答娘的话，“唔，少骑就是。”

“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，”母亲说，“你可以在睡之前喝一杯凉开水，我试验过，非常之灵。”

“我不是睡不着觉，不过睡得晏，变成习惯了，其实一上床就睡觉的。”

“那你要早点睡，睡得夜深是很伤神的。”

我答应了，一面缓着步向前走。

“要常写信哪。”爹又嘱咐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不错，”娘记了一件什么事，“大便常不通，你可以在早晨吃点水果。吃泻药是要泻亏身体的。”

“我是从不吃泻药的。”

母亲一只手顶在墙上，支住身子。父亲的两手筒在袖子里。

因为是听他们说话，我就回过身子来的，但他们还是不去，我便倒退着走了。

“进去罢。”我喊道。

“再会，祝你平安！”父亲微笑着。

娘微笑着点头。他们的微笑是很勉强的。

转弯。

将转弯时我又叫了一句：“进去罢。”

这回可真地转弯了。

“啊，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，这长了翅膀的！”这句话当然在他

们心里回旋着，只是不曾流出口里来。

叫了洋车，我一面跨上去，一面想，他们进到屋子里说些什么呢？也许母亲又在重复着那句话了：“不知为什么，如今的年轻人都不想家。”他们定像失去了一件什么似地感到空虚吧：可不是，他们不曾捉到他们的儿子！……

提紧了小皮箱，挤上火车，车一动，杭州向我退去。我心里马上又空洞了起来，又什么思想都没有了，只凝视着窗外的旋转着的田野，静静地看着车中一个个古怪的脸。在杭州时藏着的烟卷，又复弥漫地使我口里喷出白烟。

车到 X 都时，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高兴了。

不知怎么，一离家，我那两位可怜的老人的印象，便在脑里由淡而无了。一点也不含糊，这是一个梦！

矛盾神经使我对家里……

纸完了，不写了。总之，伙计，我们还是努力赎身罢。——这是最后的一句话。

……祝你早早赎出！

作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。

刊《奔流》月刊第一卷第十号，署名张天翼。

皮 带

一件成了白色的蓝竹布长褂，一双军用皮鞋，邓炳生先生到首善之区来找梁处长：请他“栽培栽培”。

把一只铺盖，一个网篮，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，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。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。可是梁处长抬起头，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，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。

“唔，本来呢，我这里可以住。唔，但是呢，唔，住了两个客。那，你住到处里去罢，我先通知梁副官，唔？横竖你不是外人。”

炳生先生的娘，跟梁处长太太是不大亲的表姊妹，所以他横竖不是外人。当天就搬进处里：那由梁副官编派，住在副官室隔壁的上士房里。

梁副官摸摸脑袋摆摆手，拿出几下办事精神指挥勤务兵替炳生先生铺床。

“江斌，褥单要铺平哪，你真是！……还要放下些。……唉，对了。”